

# 昔日同龄人,如今护航者!

又是一年金秋月,蓦然回首,今年已是中国杨凌农高会举办的第30个年头了,出生于1994年的我有幸与这一盛会同生同长,并由一名参观者成长为参与者。

小时候,眼中的农高会是汇聚美物加美味的集会。每逢会期,放眼望去大街小巷全是琳琅满目、品类丰富的各色商品以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逛会游人。那时候一年中最大的期盼就是农高会的到来,因为会上能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美物,吃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美味。尤其是在那个没有网购,没有电商,物质也不是很丰富的年代,逛会让人简直比过年还期盼,是我们大开眼界,添置物件的大期盼。

长大后,眼中的农高会是展示科技与创新的展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农高会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更为深入的了解,发现它不仅仅是规模宏大的物资交流会,更是深受“专家教授认可、农业企业信赖、广大农民喜爱”的农业科技盛会,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的重要平台和国际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四大科技展会之一。我的高中和大学都是在外地就读,每逢会期央

视报道农高会盛况时,我都会自豪地跟我的同学们说:“看!那是我们杨凌的农高会,中国农业的奥林匹克盛会!”

工作后,眼中的农高会是彰显使命和担当的盛会。时光荏苒,一晃卅载,农高会自1994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承着服务“三农”的初心,办会规模逐步扩大,层次水平逐年提高,农业国际合作不断深入,成为了加快推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更好履行“国家队”使命担当的重要平台。家乡杨凌也从昔日的关中小镇成长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唯一的以农业为特色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和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承担着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使命,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的先行之路。三十年来,借助农高会这一对外交流和展示的重要平台,杨凌已成为农业科技的“代名词”,现代农业的“国家队”,世界知名的“农

科城”,肩负着科技兴农和农业强国的使命和担当。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2021年研究生毕业的我站在职业选择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成为了一名投身基层,服务人民的选调生。从此每年的农高会,我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参与农高会的保障工作,从昔日的参观者、逛会人变成了如今的参与者、护航人。转变的是角色,不变的是乡情。祝愿农高盛会越办越好,祝愿家乡发展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杨凌农科城在推动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肩负更大使命,发挥更大作用。

(杨陵区委组织部 谈伟宾)



# 敦煌

■陕西城固 刘怡君

再见,大西北  
再见,敦煌  
再见,莫高窟

七月的敦煌,没有风沙  
黄土之下却掩埋了许多  
掩埋的可以是唐宋元明清  
可以是张骞三度的嘉峪关  
甚至可以是伫立千年的莫高窟  
但不会是记忆,不会是历史  
更不会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不朽的文明

薄薄的一层沙  
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千年的印记却愈发清晰  
“历史从未消逝  
只是交错在不同的时空里  
等待我们探索和发现  
敦煌万里,霞光彩照  
大梦飞天,仙道茫茫  
春风和玉门关千年相守  
共同守护着华夏的文脉流长”

那天 莫高窟九层楼广场  
在见证无数的九层楼前  
阳光穿透树叶打在我的脸上  
又一道岁月轮回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  
看到了满天黄沙中持节独行的张骞  
看到了烈日下的工匠  
看到了王圆箎向清庭无力的呐喊  
看到了斯氏伯氏贪婪的目光  
但是还有  
还有只身来到敦煌的常书鸿  
还有巡视河西的于右任  
还有一批又一批赶赴莫高窟的年轻人

他们怀揣“莫高窟精神”  
坚守大漠,挥洒青春  
敦煌,成为几代人生命的底色  
始于一个人的信念  
如今承载着世界的目光  
“历史是脆弱的  
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  
画在了墙上;  
历史又是坚强的  
因为  
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

“敦者,大也  
煌者,盛也”  
莫高窟的魅力便在于此  
让我们跨越时光的关隘  
将古人窥见一斑  
莫高窟不会消失  
也不会被遗忘  
莫高窟永在  
敦煌,永在  
丝路,永在



## 初秋 农事即景(组诗)

■湖南永州 卢兆盛

### 晾包谷

从地里一根根掰回来  
又一根根挂在屋檐下  
穿成串,排成行  
秋阳下金光闪闪

沉甸甸的季节  
黄灿灿的希望  
青瓦下的包谷,站立抑或躺下  
都是乡间一道绝美的风景线

### 晒花生

地上开花  
地下结果  
黑暗中孕育  
黑暗中长大

漫长的花期  
漫长的等待  
一生享受的阳光实在太少  
现在,终于出来了  
那就多晒几个秋阳吧

### 剁辣椒

绿了大半个夏天  
红了小半个夏天  
秋天来了  
准备着献身

切碎,剁烂,加盐  
生命,在封闭的坛里  
以另一种方式  
得到延伸

## 母亲的地锅锅盔

■河南辉县 尚庆海

母亲是烙锅盔的好手。和好面,醒一会,然后在案板上揉揉,揉光滑了,擀成厚厚的大面饼,洒上一些食用油和食盐,揪一块面团在面饼上涂抹均匀,再撒上切碎的葱花,最后把大面饼从一边卷起来,揪成大剂子,把剂子一个一个竖着摆在案板上。烙的时候,抓过来一个剂子用手掌压两下,撒上一些面粉,用小擀面杖擀成薄厚适中的锅盔坯子,然后借助擀杖平移到锅排上。

母亲每次烙锅盔,我都会自告奋勇来烧火。用家里的大地锅烙,烧的就是麦秸。麦秸易燃,火力绵软,火候好掌握,用来烙锅盔,简直是绝配。烙锅盔烧的这些麦秸,都是麦场上卖掉之后剩下垛顶上或挨地的那些,是买麦秸的筛下要发霉的部分,也有的是在路边拾的。好麦秸可舍不得烧火。我自告奋勇烧火,原因有二,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喷香的锅盔,并且吃得理直气壮,甚至还可以多贪吃一些;其二就是因为麦秸好点火,不像其他硬柴,生个火都能呛得流泪、咳嗽,还沾一脸灰。

铁锅烧热后,母亲用高粱杆夹着棉布做的油刷子,在锅底刷一层油,然后把擀得和锅排一样大的锅盔坯子溜着锅底一点一点往里面放,一边放,还要一边把下到锅里的锅盔坯子轻轻往上面赶,等整张锅盔坯子都下了锅,母亲双手压住锅盔坯子轻轻顺时针一转,一张直径二尺大的锅盔就妥妥帖帖地贴在锅里了。



火要烧得不疾不徐,不大不小,火大了,死面锅盔表面糊,里面夹生,火小了,锅盔容易被炙干水分,变得干硬硌牙,口感不好。期间母亲也会来回移动锅盔坯子,让其受热均匀。母亲一句火大了,我赶紧收住往灶膛里添麦秸的手,灶膛里的火也瞬间熄了大半。等要翻面的时候,母亲用油刷子在待翻的这面刷一层油,双手捏住锅盔坯子一边,掂起,往后一拉,再往前一送,双手同时松开,一张大锅盔就翻了过去。这时候锅盔坯子要不停地来回翻面,前后左右移动位置。我看母亲翻锅盔,犹如欣赏艺术表演,洒脱干脆,行云流水,基于对烙锅盔过程的了解,我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吃出一种别样的滋味来。

母亲烙的锅盔外皮金黄酥脆,咬一口就会掉渣,里面层次多且松软,咸淡适中,锅盔里的葱花越嚼越香,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麦秸少,搁不住烧,没麦秸烧来烙锅盔的时候,就用茅草、树叶或者豆秸来代替,但都不及麦秸好用。

母亲烙的地锅锅盔,在时光深处萦绕,香醇如故,滋养着我的味蕾,慰藉着我淡淡的乡愁。